

王雲五主編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

第六冊

著譯 茲建 光爾 伍木



伍木爾茲建譯著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六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即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第五章 實在

一

一、知識學與
統一哲學諸系

哲學史示吾人以數種事例當此時也哲學心因欲重新解決知識問題即重新開始，創立一種新思想局面。夫研討重要哲學思想問題以前須先解決方法並確定途徑庶幾吾人可望藉此方法與途徑得到問題之解決古今人固已屢言之矣。以是之故，吾人深覺就諸多事例而論於創立哲學體系以前必先為初步討論，而亞里士多德之範疇，培根之新範疇，迭加兒之方法論，康德之批評，以及斯賓塞

爾之基本原理皆其例也。及中世註一雖然吾人應知近代基本原理有所不同；此則因近代理學之先驅如培根與逸加兒或有相當數量之公認知識以資參證或又以相當數量之公認知識無須預爲研討而可利用者。是故培根，逸加兒，洛克，與康德之知識學研究非關於一般知識，而乃關於哲學知識；科學知識經人認爲業已確立，其實經人認爲眞知識之一種模範矣。支配此類確切知識之隱秘原理之研究非爲科學自身之利益，相而乃欲爲哲學思想樹立一種穩固之基礎。是故吾人感覺科學家自身對於各該科學之哲學皆不感何種興趣。近人之多注意科學基本原理并非純粹科學的，此蓋集中於下列問題：此類原理能贊助一種萬物觀之道德觀與精神？彼等之目的在確定起點並證明彼等所採之前進方法確屬正當。洎乎十八世紀之末，本書開始以前之時期，茲事更由康德詳晰忍耐爲之，故其哲學經人稱爲批評主義，而十九世紀自身即一再力言有創立一種知識學之必要以對康德及康德以前之思想家表示其感荷者也。雖然，若謂此類至有影響而開哲學思想之新紀元之哲學體系皆具一種慎重而兼批評之態度，非先有一種忍耐之研究即不敢爲任何勇敢之概括論定，亦屬過當。吾人之有最偉大之發現，吾人知識之擴充，與夫吾人見解之改變非盡由慎重而又精確之探測家，而常由

二、

手在學說從多數入實系就則

一般胆敢探測衆所未知之國度之人。雖吾人必須承認批評精神——在過去五十年間除純粹確切科學與實驗科學外對於一切皆有一種無上之權威——贊同上述慎重進行之方法，同時吾人仍須承認此一時代在創作努力與新思想局面上實無足觀，且此類創作努力與新思想局面即稍有出現，然皆在有秩序之思想運動以外，有時且與有秩序之思想運動相反，往往經後者之代表詆爲非科學的與非批評的也。「原註」茲事之例證可於英德法三國求之，但以德國爲最，即叔本華、哈特曼與尼采也。該三人在其著作受學校中人重視，要近代哲學史著人爲多打消一種片面的唯知論，爲多開導主觀說之先路，就中叔本華尤駿，其思想之一種皆係第一流作品，而少關於其無意識說，無意識說者哈氏早年著作之一，後始於大思想家(Groote Denker)一九一二年出版，佔得一種地位，一種榮譽，吾人不敢爲孔德、陸宰或斯賓塞爾一類思想家不計外，吾人最近有岐奧(Jean Marie Guyau)之譯，其學說在英國，吾人亦有一類思想家，此輩思想家對於哲學思想史中有影響，吾人與魯東一類怪誕之思想家不計外，吾人最近有岐奧(Jean Marie Guyau)之譯，其學說在英國，吾人亦有一類思想家，此輩思想家對於哲學思想史中有影響。

研討之場。彼等為奇爾利治，喀爾爾與羅斯金。彼等見解之探討屬於論詩歌思想與宗教思想之一部分。

三 學校之教

晚近此種不同——吾人可稱之為批評態度與武斷態度間之不同——備受學校教授上之需要之影響。學校教授注重高等文明之兩種需要中之一種：即一方面實行一種嚴格心理訓練，他方面確立主要思想局面。首藉以取得知識，次藉以理解並組織知識。當十九世紀初葉大陸方面學院與大學之工作曾啓示多數新研究領域，遂有人感覺應收集新得之知識使成種種系統並按主要觀念而組織之。因此十九世紀初葉即是法國數學家與自然學家之科學的系統之時代，亦即德國有名之哲學體系之時代。於是當日學校教授過分重視支配此類系統之主要觀念。雖然批評精神逐漸制服武斷精神與建設精神。有人覺須探討現有知識，其中之大部分經證明為不正確；覺須探討現有知識所憑以組織之主要觀念與神學局面。當日所求得之諸多結論皆未成熟，其中且有若干甚為危險。於是理論的與系統的教課立趨審慎，且此種趨勢又因近代另一種影響而加甚焉。

此即實際影響，即實際生活之需要。此類需要到處實現，雖其實現方法在各國各有不同。德國大學當十九世紀初葉曾推敲知識學之理想——即確切精神與歷史精神之合併——者益覺須訓練各科專家；且此輩專家量多從事理論工作者今則變為實行專家，而舊日職業的專家且對之讓步矣。法國工藝學校與師範學校兩大學校漸為高等教育之領袖。而所謂高等教育在一時之內即教授也。

英格蘭牛津劍橋兩大學從未如德國大學之懷抱學問上之普遍與完備之理想，時時刻刻以實施自由教育為務，蓋由一般在教堂中，在政府內，在職業生活或社會生活上佔據高位之人觀之，高等普通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最為重要也。是故吾人不覺英格蘭大學未嘗遍授哲學。至於學校之內保留哲學傳說之功則屬諸蘇格蘭派結果高等哲學一時之內殆在校外研究，因而對於教學上之需要或系統上之統一與完備少所注意焉。反之，吾英無論有何理論的或系統的哲學存在，此種哲學皆與當代之實際利益與社會需要有關云。

其在法國則哲學之講授乃以應高等學校之需要，此類高等學校之在當日固受教士之支配也。——原註一關於此點請參閱李密先生於一八七七年所爲之一篇敘述——見心理雜誌第二卷第三八二頁以下——中等

德國哲學之講授近因科學精神與實業精神之發展稍傾向於英國所取之態度。英國所取之態度非他，卽最高哲學問題之解決不當於學校求之，不當由學

校求之，而當於人生實際影響之下於校外求之。既當於校外求之，則校內工作不過一種準備而已。至於此種準備須完全，須審慎，須有系統，則英國大學近因認識並領略德國之系統已知之矣。

由此可知十九世紀之初哲學之爲文化之一部與高等教育之一種學科，其地位曾經兩種大改變。建設的系統之失敗使一般富有哲學心思之人深覺哲學上之討論應與特殊科學之方法及結果直接接觸。吾人今日聞人到處宣傳任何作家未受特殊研究訓練並未曾應用真正研究方法者無討論哲學問題之資格，無論此種方法爲確切方法或批評方法；不過時人多重確切方法耳。此即謂哲學最好之準備應於科學專家或有識專家之訓練中求之。且最近尚有一種進步，誠以一般人士益多認定人生之實際目的，熟悉吾人四圍之實際工作乃高等思辨必不可少之一種準備；假定此類高等思辨于人生有用而足以促進文明。是科學專家之訓練所施之片面的影響尙須以支配實際、工作之興趣與方法濟之也。著

者於此擬附帶說明凡茲所述不過重申與哲學自身同樣陳舊之一類見解；柏拉圖早已宣布幾何學乃哲學家最優之訓練而哲學並非一種純粹理論工作也。

五、
玄學之失
其信用

凡茲各種不同之變化相與摧毀玄學之信用；且摧毀如此之甚吾人曾聞無一種知識得擁此種名稱。科學興趣，宗教興趣及實際興趣相與詆誹玄學為一種無用之工作，為一種工作絕無根據與方法，無起源與終結者。若干人因欲保留哲學之體面思賦玄學以一種與前不同之意義，例如認玄學為知識學或某種心理學。吾人誠不必為文字上之爭論。不過吾人所認為已被摧毀之名詞既依然存在而且時時重見則此一名詞必含有種意義可以斷言。吾人儘可從近代作家——大陸及英國作家——收集若干段文字，其中玄學一詞照常使用，雖玄學之為物會被否認。夫觀察玄學演講如何在德國大學逐漸減少固屬有用；然德國著作仍表示——雖較過去一紀間英法兩國所表示者為少。「原註」一概括言之，英法兩國對於玄學之重感

典故見大英百科全書八九兩版兩篇論文之中而此兩篇論文皆係第一流著作

傾向焉。「原註」就德國而論，具本體學意義之玄學的興趣在相當時間之內屢新研究，尤其陸宰正確說與價值說之重新研究。為了解此一方面思想之發展起見吾人可參考前所提及兩種著作：第一種著作為愛西耶之試驗(*Experiments*)（一九〇四年），第二種著作為系統的哲學（一九〇七年）。前者未設專章討論玄學，後者則有馮特教授所草之玄學一章；與此相反者，前者含有特洛爾班教授之邏輯論文足以表示知識論問題之討論如此一章。但前者所刊之溫得爾班教授之邏輯論文足以表示哲學；後者則欠缺如此一章。但前者所刊之實在問題（見試驗第一卷第一八三頁以下各頁）。後者所收之玄學論文未嘗提及實在與真實在之間問題。玄學經作為詩歌的玄學，辯證的玄學，或文批評的玄學，且舉赫克爾為批評的玄學之代表，奧斯高德(*Ostwald*)為辯證的玄學之代表，馬赫為批評的玄學之代表。關於近代之玄學史，此書未列一章。陸宰之名，馮特與普爾生二人皆用五十年前陸宰之文字明定形式哲學之一工作。至於一八四一年陸宰玄學中所含之玄學與哲學不但須解決知識統一之形式問題，此則德國哲學思想之主要代表之最近著作亦未提及之焉。根據之見解，且須解釋實在，表示萬物之意義，於倫理學求其最後之根

七、本字之必
要

目前不妥擬將玄學二字用以指所有有關實在問題之研究與討論。此乃哲學上之中心問題，一種問題未經他部分哲學思想及任何科學討論。誠然學校所授之玄學共分爲三部分：一部分爲本體論，論一般實在；第二部分爲宇宙學，論宇宙或外界；第三部分爲心理學，論靈魂或內界。只以衆皆承認關於外界之間題，

關於自然與宇宙之問題，除根據自然知識以外別無他法解決，而關於內界或靈魂之問題舍根據經驗心理學外亦不能解答，結果只剩實在問題爲玄學上特殊

問題與中心哲學問題

八、實在問題

國不能說明概念自身之正確。是故吾人研究之目的為：首先探求人類理性自身如何能認人以超感官之世界；其次顯示宗教內容與此類基本態度之關係。

一、抑吾人於此有應注意者實在二字在古代哲學即已有之，柏拉圖之哲學即已有之，用以指一切與純粹外觀相反者，且因哲學引用真實在一名詞而益受人注意焉。然則第一吾人提及實在之時，吾人不但將其與不存者對立，吾人且將其與似存在而細察之下僅表示其為純粹外觀者對立。第二，吾人又區別雖有實在但由吾人觀之並無真正或充分之實在者。如是吾人介紹高等實在與下等實在之概念，或實在程度之概念，此類區別非僅邏輯上或玄學上之遁辭而已，實具有一種深義滌漫於所有高等思想形式而寓於所有文明國家之文字著作之中。在詩歌與散文中，在文字與通俗著作之中吾人皆不能不應付兩種問題：吾人必須區別外觀與實在，形似與確係；而於確實存在之事物中吾人又須判別有高等實在之物與有劣等實在之物。例如吾人區別太陽或行星之真運動與視運動；人生實在之事實與幻想或小說中所見之純粹表面之事實，某物之真顏色與因距

題而僅見其表面者。且反之，由吾人觀之，某物又較他物爲富有實在；即如財富較意名爲更實在或更不實在，心較物質或更實在或更不實在，且吾以爲無人承認真爲唯一最高之實在，雖其人對於善之性質與善之所在見解各有不同。

此類實在之局面，實在一詞所含此類不同之意義成爲哲學思想之中心問題一節，但觀最古哲學體系——柏拉圖之哲學體系——已鑄單字以指此類意義，而此類單字又成爲吾英最近重要玄學論文——卜拉德齊之現象與實在——縝密討論之題材即可推想而知。故雖玄學上之討論時經人詆爲無目的與無意義，然實在問題經過許多龐雜之意見而依然存在；且其問題何謂實在與何謂真實在二者仍一再盤據人之心坎，但使人之心坎能爲高尚之思想。

不佞曾於前章中表示康德哲學如何影響十九世紀間所有有關知識問題之討論。近代知識學似集中於康德。吾今則對讀者報告康德對於實在問題亦居同一重要之地位。其實康德之直接門徒，而於此輩直接門徒之中尤其對於外國